



左夫刻印选集

PDG

自序

三十年代初，我在上海复旦读书时期，由于选读《文字学》一课，触及篆刻这一门古老艺术，开始发生了兴趣。

时，一代大师吴昌硕先生已经辞世，上海篆刻界大部分是吴的弟子，一般都是宗吴的；后来王福庵先生的玉筋篆铁线，颇为人们所欣赏；白石老人曾两度南来展出，所见为之一新；邓散木先生则坚持他自己虞山弟子一路。影响所及，我自己也就开始一刀一石的摸索学习了。

复旦毕业后，我便来杭州工作。杭州是浙派八家发源地，西泠印社有许多印谱，八家为主，兼及其他后续刻家。坊间也独有关这方面的学习参考资料。不久，我便避居浙东浙南和闽江一带，青田石、寿山石俯拾即是。此时瓯江下游的温州，有唐醉石、谢磊明、方介堪三家；中游云和，有以铁线著称的韩登安先生；上游龙泉，余任天先生创「龙渊印社」，出有期刊。我还是独个儿一刀一石在摸索。

回忆这十年左右，我主要是致力于临摹秦汉的、明清的，以及当时各个刻家的。我临摹的方法以反复默读为主，凭我主观，取什么，弃什么，而后有时持刀下石，我很少对着印拓去亦步亦趋一笔一笔画。

一九四五年秋，我调到湖州工作。湖州是晚清闻名的陆心源氏「皕宋楼」、「千瓦亭」藏书藏砖所在，藏书早就失散，藏砖尚完整地分列于陆氏「千闲草堂」左右两侧的壁橱中。千余块汉魏六朝的有文字的墓砖，砖文除一小部分属当时文人所书外，大部分都是工匠手笔。近有过誉地说我已

有了自己的面目，这和我当时酷爱千臂不无关系。它粗犷、奔放，没什么清规戒律的束缚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刻印，也打开了我「印外求印」的思维大门。

我认为，继承是一种手段，不应该就是目的。诚如缶翁生前一句问话：「古昔以上谁所宗？」散木先生在一方边跋中说得更明确具体：「治艺必先学古人，然至其终极，又必离去古人，自辟蹊径，不然便是古人奴仆，有失「古为今用」之旨」。赵朴初先生在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贺词中说：「传承岂止八家法，境界方开千载新」。都触及到当今篆刻界时常谈及的篆刻创新问题。

自简化汉字公布以后，我经常思索这门古老艺术的去从问题。汉字的演变，已从量变到了质变阶段。刻印，毕竟是以文字为基础的一种艺术。基础变了你能不变吗？简化字入印，当然是创新的重要一环，白石老人和散木先生都曾试过，但还不是创新的全部。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，字都不识，何能「服务」呢？艺术必须与时代同步，继承非复古，应该有取舍。有时我慨叹「古人缚我，今人误我」，缚我者前人之框框也；误我者时尚之所趋也。所谓「风格」，实际是刻者的一种习惯，美之曰「风格」，恶之曰「习气」，招之是不来的，挥之也不去的。大家摹仿他这种习惯，于是便成为一个「流派」。一旦你落入框框，而不能自拔，那你的艺术生命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
为学迄今，已五十余年。旧作都不堪一顾，也尽失于十年动乱中。本集所列，都是近十余年的设想和试探。我更狂妄地认为篆书可以方写，今字也可以篆化，实例均在本集中。是不是乱了这门古老艺术前进的步伐？但若能作为一种反面资料，从而开启这扇创新的大门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是为序。



如意



人民十亿
祖国万岁



八十年代

江山如此多娇



冲鋒不止
樓



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

千秋业
群言堂



延安
遵义



大渡河

朱央图



直下龙岩上杭

红旗跃过汀江



古田 长汀



乌江
翻山



赤水
南湖

